

民间故事与当代儿童教育

□蒋名智

民间故事从来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有力工具。当代社会,随着原生态民间故事的日趋衰落,再生态民间故事正蓬勃崛起。书籍、报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影视、录音、录像等电子媒介在取代传统民间故事的播布方式的同时,也成了它新的载体。这些再生态民间故事以信息传递数量大、速度快、接受者众多等特征,对人们尤其是当代儿童的成长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拟就再生态民间故事与当代儿童教育的内在关系加以探讨。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本世纪30年代对故事进行的长期实验和研究表明,孩子喜欢听故事,首先在于故事能使儿童愉快。那些物语故事、音韵故事、神话故事、奇异故事、英雄故事、历史故事、笑话,最让他们着迷。那么,为什么这些故事能使儿童愉快呢?我们认为,欣赏故事的快感来自故事的深层结构同人们心理结构的自然契合,使人们从故事中发现了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儿童对故事津津乐道,就在于故事与儿童心理结构存在着一致性。

关于儿童的心理特点,我国儿童文学界长期以来是以发生认识学创始人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心理学作注释的,认为儿童意识与原始人意识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这种看法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不无偏颇之处。因为,作为社会文化的人,他无法不在社会文化的无形网络之中生活,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出生之时起,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亦是他的不可能。因之,儿童心理打上了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烙印,不可能重复那永不复返的原始人的心理。而且,那些讲给孩子听的民间故事,在“荒唐”的形式里面总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教育意向。但是,儿童的确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存在着与原始人相似的富于幻想、好奇等心理。民间故事对儿童富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契合着这些特点。

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儿童是最富有幻想性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上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入天空,他想潜入蚁穴……”(《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这种幻想在民间故事中有最广泛的表现:从天上到人间,从陆地到海洋,从人类到动植物,凡是民间故事表现的对象,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幻想的色彩。这种大胆、新奇的幻想,使平凡的现实生活变得奇异,好与坏,善与恶对比更加强烈分明,从而展现出光明、美好的未来,对儿童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

儿童还具有好奇的天性,越是离奇惊险的故事,他们越感兴趣。民间故事正适应了这种特点。

儿童也喜欢强烈的动作性和游戏性的东西。他们的身心正处于迅速发育阶段,他们好动,

对自己和他人的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富于动作性的描绘,会引起他们的快感。与此有关,他们最感兴趣,最热心的便是游戏,因为在游戏中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或者说,他用一种新的方法重新安排他那个世界的事物,来使自己得到满足。民间故事由于靠口传心记,叙述多富于动作性。如“鼠妈妈找女婿”,说鼠妈妈想把女儿嫁给一个无敌英雄,她首先想到月亮,月亮说最怕云彩,云一来就被遮住了;找云彩提亲,云彩说最怕风,风一吹就散了;找风提亲,风说最怕墙,遇到墙就被挡住了;找墙提亲,墙说最怕老鼠,一打洞就倒了;找老鼠提亲,老鼠说最怕猫,一碰上就没命了;最后找到猫,被猫逮住,落入腹中。故事动作性强,跨度大,颇能引起儿童的快感。在童话的世界中,象征性游戏更是层出不穷:能变宫殿的金瓶,含在嘴里能听懂鸟言兽语的宝石、治百病的泉水、屌金子的毛驴以及夜明珠、飞毯、魔镜、宝盒、仙茅等等,这些不正是儿童在现实中玩耍的“变形金刚”和“万花筒”吗?所不同的是,这些宝物不是现成的,也不是凭空得来的,往往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求索过程,这更能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幻想的心灵添上想象的羽翼,在未知的世界里遨游。

此外,民间故事还洋溢着愉快幽默的浪漫情趣,它一下子将人从贫困走向幸福的过程集中而鲜明地揭露出来,使主体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生命体降生可能经历的欢乐,从而产生无比的愉悦感。如《奴隶与龙女》等中的主人公地虽卑微,却几经曲折之后,娶上了皇亲或龙王的公主,并当上了皇帝,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这虽然具有旧时代的局限性,却强烈地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令人无限神往。同时,民间故事在叙述中饱含着幽默感,如弟弟用楠竹做鸡笼,附近山鸡都飞进来下鸡蛋,哥用楠竹做鸡笼,只得到满笼鸡屎;贪心的老大脖子被野兽拉出三尺长,宝锣敲一下,脖子缩一下,最后被心急的妻子连敲几下,缩到肚子里去啦……这种愉快幽默的情调能使儿童忍俊不禁,发出快活的笑声。总之,民间故事使儿童的幻想、好奇、喜欢动作性、游戏性和愉快幽默的心理都得到了尽情的表现和宣泄,并从中“发现了自己,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因而成为儿童理想的文化乐园。

2 当今时代,由于独生子女的异军突起,儿童在身心发展上,双重化现象十分突出,并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复杂情况。对此,许多家长感到束手无策,儿童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研究专家在纷纷研究到底怎样才能对儿童,尤其是“问题儿童”进行最有效的教育。

我们从联邦德国当代精神病学家诺·佩塞施基安将中东故事用于心理治疗的实践中得到极大启迪。诺·佩塞施基安在他的《中东故事与心理治疗》一书中,总结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民间故事具有多方面的心理治疗作用,包括镜像功能、典范功能、媒介功能、仓库作用、传播传统的作用、传播跨国文化的作用、提供反向观念的作用。概括而言,民间故事通过直觉和幻想的形式,使儿童从朦胧后天形成的野心的伪装中去体验一种欢快的想法或童年时代的生活,消除患者因排斥、道德说教和心理治疗的反抗和抵触情绪,从而用适应自身心理结构的方法来理解故事所蕴含的民族传统或外来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达到认识、顺化和解决自身心理冲突的目的。

显然,这对我们都有当代儿童尤其是“问题儿童”是满腹的。儿童总是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影响。民间故事在其幻想、直觉、延宕儿童心理结构的深层结构,积淀着历代民众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诚然,与任何其他文化传统一样,民间故事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但其娱乐、教育、审美等永恒价值都充满了活力,并不会因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丧失。而且,随着科学文化发展与道德进步相背离现象的日益严重,现代文化越来越有“返朴归真”的倾向,讲故事活动在当今美国出现复兴迹象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金美建

品身益于100个说书协会,每年举办50多个说书节,一些大学开办了民间故事课程,教师、牧师、精神门诊类美不仅用讲故事帮助心灵学习,丰富视觉想像力,还以讲故事帮助成人摆脱苦闷,超越道德上的窘境。所有这些启示着我们,对当代儿童实施文化教育,民间故事仍应为一块得天独厚的形象教科书。

那么,民间故事对当代儿童有怎样的实际教育作用呢?我们认为具体表现在她下几个方面:

一、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是个体社会化和个性全面发展、发挥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现时代,集体主义思想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培养了集体主义感情,并能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而,克鲁普斯卡娅把集体主义誉为“人的第一品质”,认为它是进行献身祖国与人民的前期教育,是树立革命人生观的基础教育。然而,由于当前普遍存在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模式极易造成儿童唯我独尊、自私、孤独的个性心理,社会对个人主义的着意当张翼,“扬”对儿童也有不良影响,儿童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集体意识差、乐群性低的弱点,这些都不利于儿童集体主义品质的养成。民间故事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能有效地帮助儿童纠正这一弱点。在民间故事中,从家庭成员的齐心协力到社会群体的团结协作,再到民族群体的同仇敌忾,都有广泛的反映。

如十兄弟各施所长,齐心协力,推倒长城的《水推长城》,鸡崽联合缝衣针、半康、螃蟹等打败野猫的《为妈妈报仇》,岳飞率岳家军在凤凰山大败金兀术的《岳飞大败金兀术》等等。这些故事无疑给儿童提供了“镜像”的功能,从相反方向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责任感和团结协作精神。

二、道德精神的培养。道德教育是儿童教育的关键所在。俗话说:“三岁看老,八岁看成人”,长大偷金,这不无道理。童年时期道德品质的养成对整个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不良品德若不注意防微杜渐,长大了就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所谓“小时不补,大来吃苦”正是这种教训的凝练总结。《咬奶头的故事》一直在给人们敲响着警钟。不幸的是,这种悲剧在当代社会屡屡重演。由溺爱导致的道德教育乏力,使当代儿童道德人格的奴才化现象十分明显。如追求物质享受而轻视劳动创造,挥霍而又吝啬,自私而又不自主,自尊而又自卑等,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民间故事涵摄着丰富的道德自律和利他精神,如克制一己之欲求,安贫乐道,善良无私,重义轻利;宽以待人,厚以爱人,必要时舍己为人等。这在民间故事中表现得最为丰富也最为动人,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颇能陶冶、启发、引导、鼓舞当代儿童摆脱不良品德的有害影响,朝着健康的道德人格发展。

如给孩子讲一梨商因吝啬,一毛不拔,结果导致财空又丢丑的《种梨》故事,对孩子的自私行为有很好的疏导作用;讲小山羊不听妈妈的话,差点被恶狼吃掉的《不听话的小山羊》,则能启迪孩子改变任性的不良习惯。我们发现,从民间故事中,几乎可以找到对儿童不良品性进行针对性教育的任何故事。这不能不说,民间故事是当代儿童健康道德人格养成的精神宝库,值得我们珍视。

三、勇敢、坚韧、乐观精神的培养。由于家庭和社会教育的不正确导向,在捧出一代物质上的“小皇帝”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代精神上的“奴隶”。注重生理的、智力的发展,而忽视心理的、社会道德的培养,往往导致儿童怯懦、缺乏意志的心理弱点。望子成龙心切,期望值过高,在儿童一旦失宠或受挫的情况下,这种心理弱点极易使儿童由自尊转为自卑,甚至自轻自贱,直至轻生;抑或为了虚荣,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来,造成严重恶果。当今新闻媒介不时披露的儿童被杀、自杀和杀人事件,足已令世人震惊。如何让儿童既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又能有勇敢、坚强的品性迎接未来人生道路的挫折和挑战,应当成为当今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民间故事集中

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战天斗地、建设家国的劳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勤劳、韧性和耐心等优良品质;他们既有与社会保持“和谐”的一面,更有高举惩恶扬善的正义大旗,与邪恶势力作不屈斗争的一面,显示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浩然正气;他们从来没有因对象的强大,处境的凄苦而悲天悯人,自哀自怜,而是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生活态度。这无疑能使当代儿童从中吸取生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四、审美创造教育。审美教育是一种审美情感的教育,陶冶情感,塑造心灵是它的基本功能。在文学作品中,它是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来实现的。充盈于民间故事中的是代表勤劳、勇敢、善良、正直、无私、不畏强暴、聪明机智等美好品质、正面人物与代表懒惰、不劳而获、自私、残暴、贪婪、愚蠢等丑恶品质的反面人物的较量和斗争。其结果,或以前者战胜后者,使其露出本来面目的喜剧形式来显现,从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在笑中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如《老虎外婆》、《两兄弟》、《大龙单》等;或以后者摧残、毁灭前者的悲剧形式来显现,从而使人痛惜惊恐,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更激起对前者的崇敬,对后者的憎恶,如《长发妹》、《猎人海力布》、《莫拉》等。除此以外,民间故事还塑造了许多崇高、优美的艺术形象,如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娲、美丽善良的田螺姑娘、天鹅仙女等,都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和想象,鼓舞人们的勇气和信心。民间故事深刻有力的教化作用正是通过这种美感活动实现的。

这种审美教育还和审美创造联系在一起。民间故事充满了以神奇的想象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加以探索和精神参与的精神,其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比异常强烈而鲜明,这最能培养儿童的审美感受能力、想象力和鉴赏力,从而发展智力,提高审美创造力。高尔基说过,他外祖母和乡下人讲的民间故事对于他的智力发展,起着十分肯定的影响。“它不仅给予我许多社会知识、历史知识、分辨善与恶的道德教育,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外祖母对他影响最大,“她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仿佛是她亲眼看到似的。我发现,她讲得冷静、绘声绘色,使故事听起来真实可信,我正是采用了我外祖母的这种方法创作《百年孤独》的。”湖北鄂城县小诗人刘倩倩9岁时创作的荣获联合国颁发的“菲利亚”奖章的《你别问这是为什么》一诗,也是从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中驰骋想象,有感而发写成的。

当前,许多家长注意让孩子早拜名师以开发早期审美创造能力,这是可喜的;但忽视了对孩子的自觉、直接的审美体验的教育和引导,这对孩子长远的艺术创造潜力是不利的。民间故事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

从“智能中心”转向个性的全面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呼声。他们要求加强个性全面发展的研究、加强道德教育、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以阻遏令人忧虑的科学文化发展与道德进步相背离现象的继续蔓延,防止创造物质文明的主人沦为物质文明的奴隶。民间故事正适应着这些发展要求。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民间故事一直在下层民众中口耳相传,自生自灭。当前,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化传播媒介,使更多、更广泛的人所了解、熟悉和运用,尤其是那些儿童教育工作者、家长、各级学校(包括幼儿园)教师、大中专学生。如此,我们才能在喧哗与躁动的社会,为更多的儿童提供一个清纯的精神家园,“问题儿童”才会越来越少,健康儿童才会越来越多,祖国的花朵才能更鲜艳地开放,更茁壮地成长。

[责任编辑 王慧敏]